

編者的話

跨過千禧交替之後，浮華後的餘香沉澱，在普受關心的虛擬網路議題之外，本期焦點回歸於文化始點，拉開以人體為入鏡主角之序幕。

不同時代價值觀，不同的美學標準，使得創作主體之象徵符號逐漸複雜化，豐富了人體之於客體世界的意義。原始藝術乃基於宗教與實用的觀點，賦予嚴肅的神性化表達；文藝復興時期藝術，則有其形式法則，以近乎完美之比例詮釋人體；至當代則脫離常理，純生命本質之抒發，發揮空間相對地擴展不少。《人體入鏡》話題文章可概略分為創作、史學及教育等三種立足點去發揮，著眼點不在藝術批判，而在觀念或圖例之揭橥。

吳嘉寶於〈身體與攝影：世界和臺灣〉一文指出：「身體應該屬於人類思維所面對的，介於外在世界與內在之間的中間場域。」如何排除美感標準，誠實觀照此中間場域，便成為創作實踐之重點。作品與觀眾之間常存在一種疏離或隔閡，基於此，柯錫杰及高燦興則以教學角度，分別提供豐富的攝影作品或擷取歷代雕塑典例，不僅是藝術活動下的產物，尚包括對文化現象之美感標準。

古代創作之研究，無論其屬性出於內在意識，或介入時空觀念、生活型態，皆以史料與圖像為佐證工具，林秀貞一文，即是以此法釋證「盤鼓舞」之源起演變，算是當下對原始之反芻記憶吧！

針對國內通識教育之缺失，陳英偉之文偏重觀念陳述，澄清所謂的「純藝術」與「生活應用」之二分法，期使兩者能有所貫通，真正從自身生活培育美感創造的能力。

人與時代相互映照，豐盈了美育園地。（陳怡蓉）